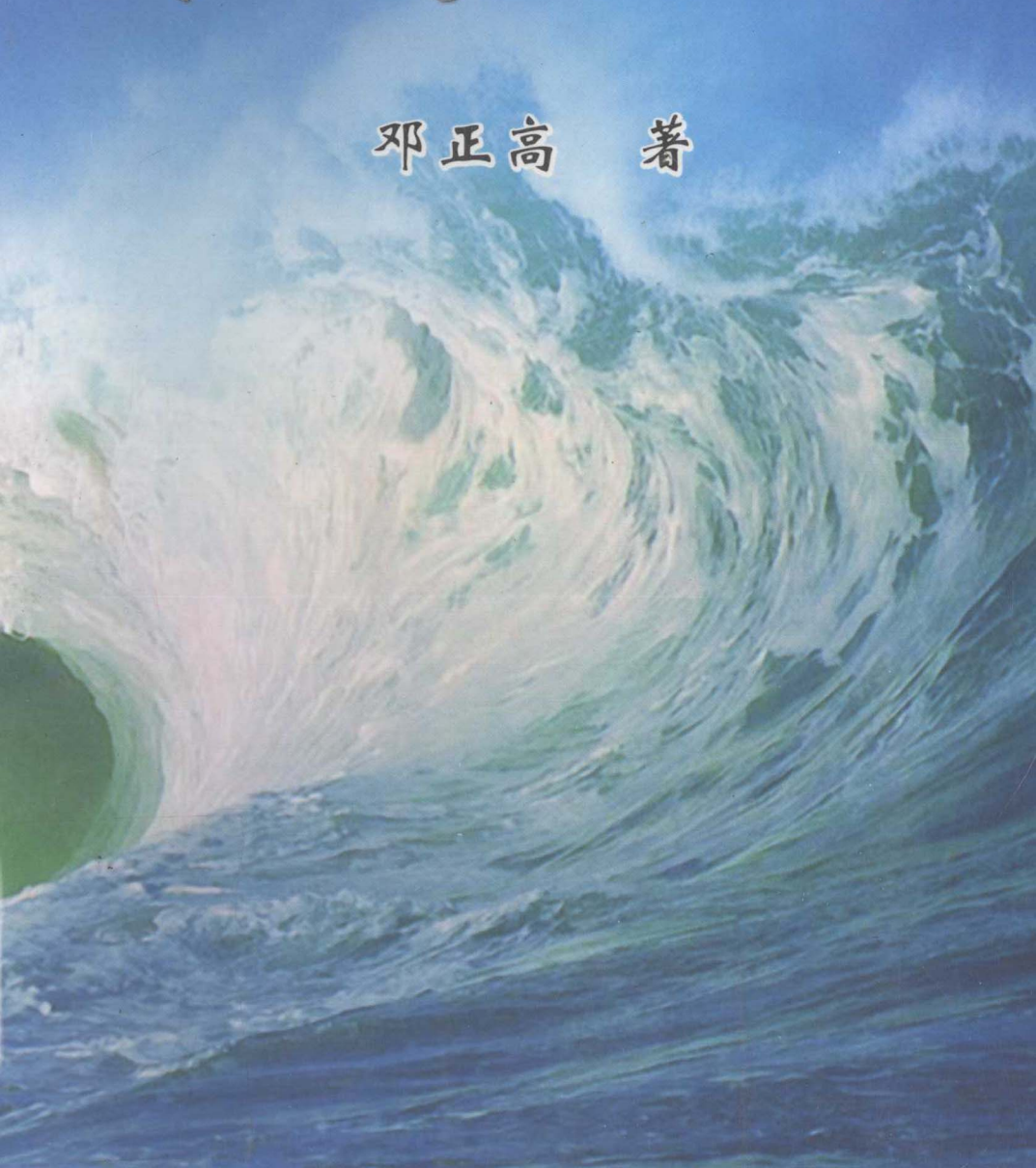


浪涛纪行

邓正高 著



内部资料
文责自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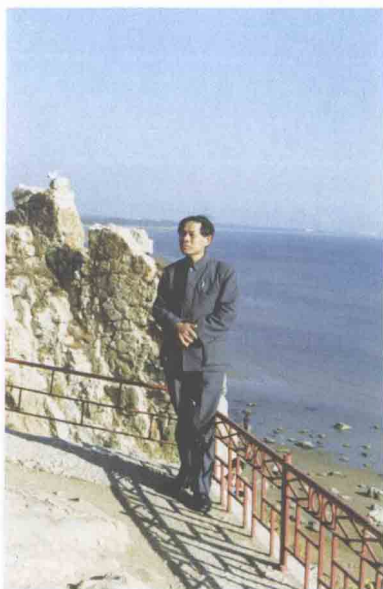
浪涛纪行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	
册	数：1~500册	

2008年10月印刷



静坐思作



老龙头上怀古



西昌发射基地留影



纽约渡轮上的思索



旧金山花园厅侧

前言

(代序)

《浪涛纪行》记载了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三十年间，作者在昭通（地区）、镇雄县亲历的十八次“政治运动”全过程，其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十六年中开展过十五次名目不同的“运动”，一九六六到一九八〇年十四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年年、月月、日日都在“运动”。这些“运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贯穿和围绕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每次“运动”都提出：在整个干部职工（统称革命队伍内部）百分九十五是好人，只整百分之五的坏人，有的这次“运动”是“好人”，下次“运动”变成了“坏人”，“好人”、“坏人”循环往复多次；有的每次“运动”都是“坏人”一直抬不起头，充当“运动”的斗争对象，长期被“控制使用”和“监督利用”，成了“准运动员”（多数属于家庭出身剥削阶级，或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复杂，直系亲属有被杀、关、管者；有的一次“运动”就被拿下，“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贻误青春年华，遗憾终生。到了“文化大革命运

动”，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百分之百的干部都挨了整（特别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作者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被人整过，也协助领导整过人，吃过“运动”的苦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过“运动”的好处（提拔了“官”）。痛定思痛，积三十年之经验。就“运动”而言，意味着“狂风暴雨”，再加上“政治因素”（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主观片面额定每次运动都要整百分之五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扩大化和冤枉了无辜好人，随着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百分之五的递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那就是“洪珙县没有一个是好人”，从三十八年漫长坎坷“运动”风浪翻滚过来的干部队伍，几乎无一例外，都多多少少受过“运动”的撞击，在心灵上、乃至肉体上都留下程度不同的“创伤”。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

本书记载都是真人真事，耳闻目睹，一孔之见。就全国、全省来讲，可能不尽如此。仅仅只是“浪涛纪行”。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告诫后人，不管是做官做民，都要吸取教训，谨此为志。

目 录

一、乌蒙雾散	1
二、清匪反霸运动	9
三、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	23
四、“三反”、“五反”运动	32
五、土地改革运动	43
六、“一化”、“三改造”运动	50
七、“肃反”、“审干”运动	59
八、“整风反右”运动	65
九、“公社化”、“大跃进”运动	73
十、“反五风”运动	95
十一、干部甄别运动	99
十二、机关“五反”运动	102
十三、“四清”运动	105

十四、农业学大寨运动	110
十五、“文化大革命”运动	115
十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50
十七、揭批查运动	164
十八、落实政策	169
后语	185

一、乌蒙雾散

乌蒙一词，既是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之名，也是滇东北重镇昭通之原名，又是昭通乌蒙部落时期统治者之名，指该地区长年阴雨迷茫，云雾缭绕，清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对其“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改为地方官由朝廷委任制)，九年(1731年)建城于现址。针对乌者不明，蒙者不通，反其意改为昭通(昭明宣通之意。设府辖十一州县)。长期以来，土司农奴制虽然已经废除，府、县官员由朝廷派遣或任命，但是龙、卢、安、陇土司势力一直盘踞着全区广大山区农村。几乎每个县、乡都笼罩着土司贵族势力。他们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山林，建筑规模庞大的官家大宅院、大庄园。每家都掌握着成千上万的“亦农亦兵”武装(平时做奴隶、佃户种着官家的田地，战时放下锄头，拿起武器为官家效劳卖命)，占山为王，各自为政。

辛亥革命以后，土司后裔们(主要是黑夷族)凭借他们经济上的优势，冲出乌蒙，有的上了大学乃至出洋留学，有的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当上大官，如龙云、卢汉，官至云南省政府主席，安恩溥、龙泽汇、陇生文、龙绳祖、陇体跃等一大批当上了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军政要员，他们

对昭通引进过一些新文化、新思想，修建了一些道路、桥梁、街道、水利建设，兴工商、办学校，一段时间对外开放，发展昭通这块“乌蒙之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阶级本性决定，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放纵乃至扶持他们的氏族家族、亲属、朋友借他们的势力，强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任意进行肆无忌惮的压迫剥削。星罗棋布的“贵族”恶霸土豪势力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和进化。这些恶霸土豪每家除拥有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亩田地外，都又扩建和新建了规模庞大、中西合璧、设施完备、雕梁画栋、楼台亭阁、花园假山、小桥流水、中西客厅、仓库厨房、审堂监牢、围垣炮楼的大宅院，群众称“官家”也称“衙门”。在这些大宅院里，养有百名以上武装常备家丁和成群的丫环、娃子(男仆也叫娃子)，还有一些随行、马夫、轿夫。在各自的辖区内对触犯了氏族尊严利益的佃户、家奴平民等都任其杀、关、打、罚的“自主权”，杀了人公然还以某“官家”的名誉出布告，砍头悬挂示众。每当“官家”成员出行时前呼后拥跟着一大群，耀武扬威，横行乡里。不时派出武装到关隘要道堵卡抢劫过路商贾，或农村庄户人家的粮食、猪、牛、马、羊（叫做扫通口）。有时两家或几家恶霸土豪为争夺财物、地盘、田地、民女等，双方聚集成百上千武装，进行荷枪实弹的争霸战争，叫做“打冤家”，胜者灭败者，并吞败者全部家业。

龙云(云南省主席，彝族，昭通炎山乡人)在昭通拨机

湾修造了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龙家祠堂”(家庙)，在昭通城内建造了一条砖木结构，一楼一顶，造型一致的云兴街和古色古香、宫殿似的“龙公馆”，又在清官亭侧畔塑造了胯骑骏马，腰挎指挥刀，身着将军服样的巨型铜像。

卢汉(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云南省主席，彝族，昭通炎山乡人)，继龙云之后，在昭通绿荫塘建造了“卢家祠堂”(家庙)，又在小西门外建造了十分豪华讲究的法式公馆“西园”(上海技师设计，钢材、水泥、木料都是进口的)，占地近四公顷，园内凉亭、花园、高贵花木，应有尽有(解放后用作中共昭通地委驻地至今)。

随着龙、卢的榜样，遍布在全区各山头的霸主(龙、卢、安、陇氏族亲属，乌蒙后裔)，“姑太”、“舅老爷”、“姑老爷”、“姨老爷、姨老太”、“表老爷”、“……公子”、“叔老爷、伯老爷”们纷纷进入昭通和各县城，修建这样那样规模样式不等的洋楼公馆，过着城市、山寨相结合的奢侈生活，有的还合股或独资在昭通城兴办商号、钱庄银行。程度不同地单项和专项垄断着某些商品和行业，如食盐、棉纱、黄金、白银、鸦片、枪支弹药。

镇雄县牛场区的陇确佐(土司官名)拥有方圆几百里的地盘，几十万亩耕地，数千户佃户，种他家的田地，每年收入的地租几万石(每石五百市斤)，在离牛场五华里处三面环山、地势险要、能攻能守的一块“宝地”上建有中西结合式的庞大“官房”(群众称衙门头)，养有家丁数百(武器精良，配有轻重机枪数挺)和亦农亦兵的武装几千人。陇

确佐家，祖祖辈辈世袭统治，在这里做着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但是，由于他们习于近亲婚嫁，故后裔不昌、子孙不发，接近解放前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人称陇寡妇，执掌“确佐”金印（纯金虎头大印，约2000克左右），膝下还有外孙男陇文生和一外孙女陇瑞生，都在昭通读书，尚未成年。老太婆迷信“今生埋金银，来世取财宝”，每年收刮来的巨额地租，都到昭通兑换成黄金和银锭，然后运回确佐庄园，秘密分散埋藏。就连她的亲外孙子、女也不给知道。只领上一个贴身丫头挖坑密埋，埋好后便把这个知情丫头杀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月九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告云南起义，脱离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滇。并电令全省各专县相应起义，等待解放军、共产党接管。同年十二月四日昭通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安纯三宣布昭通起义。龙云的三儿子龙绳曾（昭通地区出名的恶霸龙三公子），拥有二千五百多人的“龙家军”武装力量，亦宣布起义，模仿我游击队的建制，成立“尹武纵队”（巧家县尹武乡地名）。紧接着各县长和所属的保安队伍以及各乡、镇的地霸武装也跟随宣布起义。表面上全专区“一片红”。实际上“换汤没换药”。当时，社会秩序更加混乱，龙三公子的龙家军和安专员的“保安军”，光天化日之下，在昭通横行霸道，抓、骗、拿，日嫖夜赌，强奸妇女，明火执杖持枪抢劫。多年没种的罂粟（鸦片）又在四乡，特

别是地霸的领土上大种特种。四川宜宾到昭通，贵州毕节、威宁到镇雄、昭通的商贾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全被各路地霸土匪堵截拦断，一时间昭通全区食盐、布匹、日用百货奇缺，市场萧条，商店关闭。国民党的纸币——金元券、银元券没人要，硬通货银元、半开(小板)、镍币处在怀疑之中，市场上大量出现以物易物，不等价交换，一个鸡蛋换一颗针；一石包谷(约五百市斤)换一件土布(幅宽一市尺二寸，长二十四市尺)；一只大母鸡换二市两食盐。在镇雄县一两鸦片换一两食盐。

人民过着极端困苦的半农奴半封建生活，企盼着改朝换代，期盼着真正解放到来，等呀、盼呀、看呀，望眼欲穿，期待共产党早日到来，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乌蒙人民。

春雷一声，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在师长张显扬、政委薛韬、副师长雷展如、副政委聂济锋、参谋长廖开芬的率领下，举行隆重的人城式，高举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敲着军鼓，凑着高音大号，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抬着各种火炮、轻重机枪，肩挎冲锋枪、三八大盖，腰别手榴弹，背负简装背包，四路纵队，昂首挺胸，步伐整齐，浩浩荡荡开进昭通城。行走三个多小时，两旁夹道欢迎的各界人士、中小学生、城镇居民、赶街农民，手持彩色小旗，高喊：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人民子弟兵！口号此起彼伏，群众的欢呼声和解放军的

歌声、鼓声、号声容汇成狂欢大合唱。排头的师首长们，频频挥手向欢迎群众致意。在欢迎队伍中，一些老大爷老太太，被这威武的人民解放军感动得热泪盈眶。

入城部队，除师首长们和一个警卫营驻在辕门口警备司令部及北兵营外，其余部队全部分散驻到昭通城四周农民家中。这些驻到农户的解放军，对群众秋毫不犯，并帮助房东担水扫地和做一些家务事，对困难户还给一些粮食、油盐。有的农户看到解放军生活艰苦，饮食单调，就拿上一点昭通土特产，昭通酱、昭通豆豉之类的副食品给子弟兵们在佐餐食用，他们总是点滴不收，婉言谢绝。老百姓反映说：“自古以来，祖祖辈辈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这些善良可敬可爱的天兵天将，不打胜仗才是怪事。”驻的时间虽然只有十来天，结下的感情，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很远的，临走时总是相送村头挥泪而别。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奉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昭通地下党、边纵六支队会同四十三师，接管了昭通专员公署，由地下党员李剑秋任专员、六支队参谋长张白林任副专员。三月九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昭通地方委员会，由四十三师政委薛韬任地委书记，六支队政委李德仁任第二书记，委员有张显扬、聂济锋、李长猛、吴树森、钱东平、吴忠遥、李剑秋、张白林。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西进支队六团，在团长王沛、政委陈士林、姜克夫率领下进入昭通，全团一千八百五十四人，编为四十

三师基干团。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区决定由四十三师统筹整编成立昭通警备区，辖 127 团、128 团、126 团、基干团、特务团。张显扬任司令员，雷展如、龙绳曾任副司令员，薛韬任政治委员，聂济峰、李德仁任副政治委员；廖开芬任参谋长，聂济峰兼任政治部主任。

正当中共昭通地委、昭通专员公署准备派员接管各县县政府和成立各县中共县委员会之际，昭通警备区着手对龙绳曾的尹武纵队、安纯三的保安营、童登文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军教导师第三团进行整编时，安纯三伙同童登文率部叛逃到两省(云南、贵州)三县(镇雄、威宁、赫章)交界地域(镇雄陇确佐霸占的地盘)，与陇确佐老太婆的“陇家军”汇合，织成一支近三千人的反共武装土匪力量。乘两省三县党政组织尚未健全，暂时顾及不到的空隙，该匪部在这一带地区为非作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安、童叛逃以后，身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的龙绳曾，借口他的部队多数还在巧家，拒绝接受整编，拒绝交出电台，暗中派人通知永善龙奎垣，镇雄陇承尧，巧家唐生洲(龙三在巧家部队的统领)等各路亲信，“火速聚集昭通，准备端午节(一九五〇年农历五月五日)乘群众过端阳，“游百病”的混乱时候攻打人民解放军。龙绳曾的阴谋叛变意图被四十三师识破，派出军代表对其劝说，龙不听劝告，并枪杀军代表。四十三师只好提前行动，于端午节前即农历

五月初四凌晨，包围了龙三的公馆及其部队驻地，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全歼了龙绳曾部一千四百多人，龙绳曾和他的一百二十多人的警卫连及其家属全部被击毙在他的公馆别墅里。龙绳曾从各县调集的各路匪徒半途闻讯返回，踞守各自据点，继续与解放军对抗。

二、清匪反霸运动

昭通地区最大的恶霸土匪头子龙绳曾的被歼和伪专员安纯三的叛逃，震惊了全区。恶霸地主们，纷纷撕下响应《卢汉起义电令》的面纱，显露出土匪地霸的本来面目。

镇雄县最大的武装地霸陇承尧（陇指挥官），惊闻昭通龙绳曾部被歼，遂与国民党川南田动云残部勾结，被田委以“中国川滇边区反共救国军教导师师长”头衔，管辖镇雄、彝良、威信三县的一切地霸武装。

一九五〇年四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三八团在团长范金标、副团长郝世贵、政治部主任麻清义的率领下，进军镇雄、彝良、威信，团部设在镇雄。龙承尧闻风丧胆，于四月十七日率部离开镇雄城，北行至芒部、木卓、关上聚集党羽，直接投奔田动云，将兵力集结于威信县城，派爪牙张思齐、彭兴周、姚启贵驻守扎西（威信县城），杨成杰驻守黄水河，徐月楼驻守斑鸠沟，宗杰武驻守后天坪，赵礼隆、万全江驻守长官司，陇德坤、陇德富、陇德超、陇德智、陇跃伦据守县城老家，为左翼；李德兴、雷昆为右翼据守牛街；曹启贤、曹贯之驻守坝口为前沿；林开珍、吉开富盘踞母享；陇致中、陇体民、陇玉书盘踞罗甸，陇绍康、黄启先盘踞爪雄；陇云斌、胡聪、